兩朝綱目備要

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三

寧宗

嘉定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敘州蠻攻隘利店寨

馬湖夷都蠻攻嘉定府犍為縣之利店寨隘之馬湖

蠻者西爨昆明之别種也其地在梁為南寧州承聖

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攢者遂據其地子孫相傳

後分為東西爨西爨之地在唐為殷（案宋史殷作商蓋避廟諱改）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02927

馴騁浪四州其首姓董氏隷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寳
中德化將軍董春惜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始
市馬其後又以木板來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
者齎糧深入為之傭鋸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
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言為舟航樓觀之用則可長
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
始置場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
南接石門亦敘州徼外蠻西南接沙漠虛恨嘉定府徼外蠻及黎雅

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敘州之商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犍為管下二寨名案宋史作北近犍為之沐川賴因砦西北接敘州之宜賓凡蠻之地仰給者七村曰胡盟或曰會莚曰黎溪或曰泥溪曰平夷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潤或曰普潤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氈椎髻而比屋皆瓦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胡盟黎溪平夷三村兩輸漢蠻之稅謂之兩屬稅戶自敘州泝流十里至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

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八十三里至天池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里遵陸距利店沐川賴因龍鳩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天聖間屢来寇掠治平間把截將王文揆始據險立寨侵耕夷人山埧名賴因庄夷人訴之事聞有旨以其地歸董蠻既而寨民私賂之以償其侵地歲為紬三百四幅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每歲至賴因謂之索稅其後稅頗增寨

人亦厭苦之紹興末虛恨蠻犯籠蓬寨隆興初夷都
蠻復寇賴因詔用馮當可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經
制之當可築堡於籠篷而伐箐於賴因以為戰地多
儲蓄備器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
土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亦謂蠻人要索
之常不即省歲除之前夕寨民有失牛者夜出求之
見火滿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狀白犍為縣未達而蠻
已大入或曰蠻始欲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聞

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義郎段松悉寨丁七十餘人遣之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憑高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潰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為蠻所執臠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貲焚其居驅老弱婦女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為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卒胡慶者俾持

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申嘉州官品大略言漢人不
償搞稅之故其後蠻人為招安將言初以敘州負其
板直故擊之道險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師翁者謂始
出兵時嘗許以生口祀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
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實云初慶元末宣化簿昌元
封壽源嘗為古戎邊志大略謂馬湖之警在嘉而不
在叙蓋一軍屯安邊一軍守真溪沙溪商州寨之間
皆宣化縣界則馬湖不能逾越吾境惟賴因中鎮地平而

近且蠻以索稅為詞往來通行於漢嘉之境一不如
意則寇輙隨之矣至是果如所料
甲辰以四川鹽擔錢對減激賞絹一年
丙午詔安集殘破諸州
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踐者監司守臣考縣令安集之
實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誅李元礪
王簡卿時已械送元礪赴都既被命遂就磔于吉州

壬戌羅世傳補官

池州副都統許俊復言世傳生擒元礪已給元所降賞錢二萬緡乞加官詔授世傳武翼郎閤門祗候四月丙午賜黑風峒名効忠錫以銅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為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簡卿遣吏迓之世傳疑不出

丙子雪

辛巳罷廣西諸州牛稅

閏二月丁未大風

辛未配贓吏

濠州推官鄭宰鍾離縣尉王御犯贓除名刺面配真

州池州

詔恪守賑恤令

諸路帥守監司守令恪守朝廷賑恤之令及盜發不

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都城疫

己未命臨安府賑給病民賜棺錢　四月戊申出內
庫錢瘞疫死貧民
丙子劉世雄伏誅
世雄為沔州將謀據仙人原為亂事覺伏誅
辛巳敘州蠻犯籠鳩堡
本路帥黃疇若伯庸調移屯西兵二百戍犍為縣朝
廷聞之四月己丑除知崇慶府李㚒李允本路提點
刑獄

是春夏國叛金

夏人數為塔坦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塔坦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金人亦為塔坦所擾勢益衰夏國遂叛改元光定

夏四月甲申禁科折鹽酒

行下兩浙福建州縣

四川關外旱

己丑詔以吳曦沒官田租為關外四州及旱傷州縣

代輸秋稅
禁諸軍虛數冒請
聽自首違者重坐之
是月四川置安邊司
安觀文丙時為制置大使乃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
俾李𡎺李允與許奕子然共領焉始議猶欲招安而
蠻人玩狎終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平之李允謂然
而許成子在瀘南以謂曠日持久不如招納之利持

論不同由是久不決會敘南邊吏獲蠻人數十以告
鞫之其與於利店之亂者三人焉成子榜境上諭蠻
人能以利店所掠人口来吾即歸三人者金帛不問
也又遣諜入蠻中怵以利害無幾何蠻以印狀来願
盡歸俘掠如約安邊司聞而互招之蠻中悔於是李
允移檄願得三狄人成子曰如此則吾為失信蠻禍
必嫁於瀘不許已而大使又以為言成子曰吾知權
利害為生靈計耳即移書以鬼章事報之僚吏或請

進兵成子折之因以議不合求罷改知夔州始李允
聲言某日以兵出塞蠻頗憚之會東帥司揭榜敘州
境上大略言本司已與西路商量決無深入之理仰
邊民安業毋得驚擾蠻人見之知西路揚聲紿已益
無所憚
五月戊辰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趙建大等四百六十有五人及第
出身有差　眉人史公亮原缺天應援李僑故事請掛

冠詔並循從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國朝三百年新進
士即日掛冠者惟兩蜀王昂李僑及公亮天應四人
而已
六月丁亥余嶸使金不至而復
時金為塔坦所攻道不通故也　塔坦蓋韡鞨之後
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韡鞨地直長
安東北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
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並入渤海惟黑

水完彊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陰山者自號爲塔坦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李繼遷叛命遂絶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塔坦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塔坦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

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
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塔坦塔坦得之
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彊方金人盛時入貢金人置
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塔坦特穆津始叛
自稱青吉斯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踐而不能有也
又有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
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
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

年宗弼即烏珠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
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
時與塔坦並為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契
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
火食至是塔坦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塔稱
之然二部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
為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古
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塔坦西夏蒙古所據蓋烏

奇邁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塔坦之境東接臨潢府
西與夏國為隣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
但為氈帳擇便利水草而居馬無耕織製皮為裘以
牛羊為糧人皆狡獪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
度為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為約使人
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
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生塔坦者又有白黑之別
今特穆津乃黑塔坦也與白塔坦皆臣屬於金每歲

其王自至金界貢場親行進奏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紹熙元年）白塔坦王舒舒之弟弑其兄而自立舒舒之子博斯巴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戶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春舒舒之弟至環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博斯巴為王遣還國始博斯巴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為妻璟不從博斯巴怨怒畔歸黑塔坦以此益彊漸併諸族地遂起兵

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之僞

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本朝嘉定四年

塔坦主特穆津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金之糺軍有

請塔坦告其事者塔坦疑未信言者再至塔坦遣人

伺之得其實遂遷延不進是秋塔坦始叛

辛丑更定四川諸軍額

癸卯廢江西敢死軍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八月辛丑雷

九月辛酉敘州蠻寇邊

先是蠻人以黃紙作牒遺嘉州其語殊倨末有故茲

詔示之語安邊司俾寨官却之既而提刑司令寨官

諭以先歸所掠漢人而蠻書答云所掠止是婦女三

十餘人近悉有娠須產畢乃可送其侮慢如此至是

蠻人又犯敘州至宣化之二十里李壐怒守臣史師

道應報安邊司文書稽緩而許成子稍訖之史本大

使所薦至是劾之鐫二秩罷歸

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

其徒胡有功殺之以降詔以世傳官授之黑風峒為

盜凡三年聲揺吳蜀至是就擒人皆相慶焉

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

七年五月詔條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甲辰申儆邊備

以金為塔坦所攻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癸丑賞平峒寇功

甲戌申嚴諸軍陞差制

十二月癸未體訪會子價

以會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紹興初東南餉軍止用見緡是時寇盜充斥軍費夥矣然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良臣剏行在會子于時王珏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

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
泄而日耗也論其咎端自錢王兩人始至于曾懷沮
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来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
是月竄張鎡
坐扇摇國本除名象州覊管
真德秀輪對
德秀為著作佐郎因輪對論災異曰臣聞知父母之
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

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禄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怵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灾異形焉灾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歲以来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

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已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廼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邪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監陛下誠能守兢業之

志防慢易之私孜孜履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出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蘗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庭屢建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古人所謂天有

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

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

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徵格

於上矣

著為令

嘉定五年壬申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

壬申賜李好義謚

曰忠壯旌誅吳曦之功也

二月壬午罷借補官

去年七月詔軍興以來爵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

至是復詔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官

三月庚戌敘州蠻酋米在降

先是二月有詔成都府路帥臣兼領兵甲事至是大使司知蠻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領劉雄等二人將西兵千人自嘉敘二州分道並進又遣新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

知樞密院惇之四世孫嘉定初宣撫司下總領所書
填廸功郎告予之調綿谷尉又鎻廳請文觧又試中
大法又為銓試第一名辟提刑司檢法兼制置大使
司屬官是年三月官軍入蠻境方接戰土丁斷小酋
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其酋米在據羊山江之水
囤堅不肯降囤在峻灘之中水淺舟不可行濤深人
不可涉大使聞之移書李壆曰但聲言伐木造舟攻
其水囤則米在自降矣壆從之米在果請降然不肯

受盟邊吏遣土丁十餘人入蠻為質米在乃令其徒數十詣寨納降安邊司盡以十二年稅犒與之米在以墮馬為辭終不出是役也所掠邊民數百人得還者十三人而已捷奏上大使安丙轉三官為通奉大夫黃疇若轉一官李壆進直煥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進一官議者疑入粟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九百餘人詣軍前投降又言其始以獻策復關表四郡便宜補官乞依任子例

特與改秩乃除大理評事命下伯恕已赴類省試合
格矣或曰所謂投降九百人者本吾邊民皆為人傭
耕方官軍之出也招安將諭之曰節制且來汝曹當
詣馬前聲喏邊民從之招安將謂衆曰此降羌也即
以三百人送長寧軍廵檢官養濟後又以三百人益
之廵檢者每人日飯一溢米既又不能賙䘏多餓死
餘四百人蓋莫知所終邊上舊有平戍莊地極膏腴
久為勢家所擅李𡍼以錢二萬七千緡市之收其田

客近四百家以為土丁因食其地至今不廢田租二
千七百石每七石贍一丁
久雨
戊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繫囚
丙子申嚴捕盜改官法
五月庚午詔通判令丞主坑治
諸路坑治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之

十月遣使弔祭

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

役滿復輸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庚申賞降叙州蠻功

詳見三月庚戌下

戊辰雷雨毀太廟屋

避殿減膳

輪對上奏曰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祗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

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
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
所在又有可議者予且震霆之作孟秋之癸丑也越
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盖
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
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浹旬而後行甫信宿而
遽已何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
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畀宮菲食為難況於畏威

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則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強苟塞已責徒掩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乎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知聞故相距纔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臣願陛下内揆之於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
毋以豢安養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
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
者實在於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
八月命左右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寃抑者罪之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續編中興禮書成
有司上進

庚戌遵義寨蠻楊煥來獻馬

辛未罷沿海諸州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脚井鹽

在多悅者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棧閉至是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即遣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責息錢萬九千二百緡然鹽皆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

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雖之可以大使司而為京確所不為乎失之矣七年大使司結局十一月罷所開鹽井

冬十月辛巳詔舉將帥

詔諸路揔領官歲舉可為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舉可備將材者二人

癸巳集議釐正光宗配饗功臣

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語見嘉泰元年正月庚午下

戊戌雷

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乙丑再蠲濠州稅

一年

壬戌蠲横增稅額

詔諸路轉運使參攷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横積之數

是冬王釜請收兌舊會

釜為湖廣總領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兑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遥遠而止置三場收兑小民聞知後時人情洶洶市皆扃肆怨嗟盈路劉光祖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兑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光祖復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於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兑舊會凡

用坐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
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
茶引也
嘉定六年癸酉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薨
詔舉才
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舉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吏部條法總類成

有司上進
丁亥雪
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
著為令
三月癸亥樓鑰罷
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
仍命雜流進納人毋得試

五月不雨
丁夘命大理三衙臨安府釋繫囚
丁夘措置四川支移錢物
命四川諸州措置上于尚書省
戊辰修寬恤詔令
自慶元六年以來者
六月乙亥詔比較諸州未決訟
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丁丑董居誼使金不至而復

以金國亂故

丁亥復臧否法

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法

丙申詔舉將帥

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各舉堪為將帥者二三人

秋八月己巳朔詔舉所部官吏

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才行卓絶績用彰著者

庚午田宗範謀作亂平之

宗範知思州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

是月金人弒其主允濟豐王珣立

珣者金主雍之孫太子允恭之長子也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也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屬于遼完顏之始祖堪布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

真推為首領七傳至旻而始大所謂阿固達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固達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固達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歲次戊戌）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其十二月阿固達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銀帛五十萬匹兩貸一百萬緡而請燕薊六州之地阿固達許之其五

月乙丑阿固達卒（在位六年）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固達有八子不立而立其弟晟所謂烏奇邁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天祚為金人所執其冬十二月遂圍京師靖康元年春朝廷割河東北三鎮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在位十二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固達之孫亶蓋阿固達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阿倫亶之世領三省事）次曰許王宗傑即引兵陷京

師者斡里雅布也晟之世為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者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次曰宗浚阿固達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晉王宗輔小名鄂勒歡亶之世為右副元帥後其子褒立改其名曰宗堯號曰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臨二浙者所謂烏珠也亶之世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曰曹國王宗敏亶之世為都元帥亮篡立殺之烏奇邁之長子曰宋國王宗磐亶之世領三省事為亶所殺次曰兗國王宗雋小名富勒呼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上三人亦為亶所殺次曰沂王宗賢亶時為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

（亮時判大宗正事）次曰代王宗懿（亮時為東京留守）次曰晉國王宗本（亮時為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為亮所殺）阿固達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為將相其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蓋阿固達從兄之子（其祖曰哈哈乃阿固達伯父）所謂國相尼瑪哈也（晟之世為左副元帥亶之世領三省事）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固達之疏族於屬為子即所謂烏舍也（亶之世為左丞相誅死）又其次曰魯國王昌乃阿固達之從弟所謂達蘭也（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又其次曰羅索（晟之世為陝西諸路先鋒都統）曰薩里罕（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

皆女真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尼瑪哈罷兵柄憤悒而亡烏舍及達蘭薩里罕以次受誅而旻晟子孫勦戮殆盡亶初立猶用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酉改皇統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弑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也在位十五年追廢為東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亮亦旻之孫而宗王宗幹之子初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

京號曰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而亮引兵南侵國人不堪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王褎為帝諸將聞之弑亮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也（在位十二年）追廢為海陵王謚曰煬褎亦旻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元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淳熙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人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為太子蚤死（淳熙十二年夏）所謂顯宗也（璟立追尊之）次曰鄭王允蹈（於次）

為第六璟之世為武定軍節度使誅死次曰衛王允濟於次為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其次曰原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為太孫大定盡二十九年而雍卒淳熙十六年正月癸己也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雍為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南北交兵又二年始更成而璟亦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也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璟之立也越王鄭王皆有不平語璟名鄭王殺之紹熙四年十一月

鄭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趙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鐵
券璟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
為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
璟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璟遺令與尚書右丞薩木蘇
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因之真定拜
薩木蘇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
申改崇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
州受黑塔坦進奉見其王特穆津桀傲不遜恐為邊

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辛未本朝嘉定四年春三月塔坦入貢允濟遣衆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金之糺軍有詣塔坦告其事者塔坦遣人伺之得實遂遷延不進秋七月丁酉夜全軍猝至與金人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特穆津選精騎三千馳突金軍亂特穆津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

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塔兵至翠平口金又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為陣兵又大敗十月塔兵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定五年）春正月塔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開封也）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敵殺其兵數百塔兵不敢進問所

停鄉民此軍有幾何鄉民紿之曰二十萬塔坦懼遂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塔坦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赫舍哩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戊子發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壬辰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議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

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闕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延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延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延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朝廷何為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乞濟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

户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和卓
啓之執中引兵入宫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
望見之遥呼曰聖主令臣何往曰歸舊府耳允濟入
後宫邀其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
久不至遣兵就執之併其妻子因於舊府遂召豊王
珣之長子譚扎瑪以御寶付之甲午夜執中遣内侍
李監丞者弑允濟于其府九月丙午豊王至燕京執
中率百官迎拜于道遂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

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省事封澤王塔兵至紫荊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塔坦破涿易至皂河之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塔坦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果勤齊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誅無赦果勤齊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砂不能舉目塔坦乘風縱火馳擊之

果勒齊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也珣以果勒齊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於是塔坦主特穆津留其大酋薩木哈圍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塔坦大軍分為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遇者蔚州吏伯林者集寧縣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

兵上城守禦塔坦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

九月甲辰蠲京湖逋負

諸州逋負所蠲二十萬緡有奇

是月初以京朝官監省門

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為之至是諫官鄭景紹言部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命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資序人為之

閏九月戊辰詔御史臺考課監司

丙戌詔謹邊備

以金主新立為塔坦所攻詔四川謹邊備

己丑詔賑恤旱傷

時湖北旱傷詔監司守令賑恤

癸巳雷

乙未大雷

甲午上仙源類譜

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

皇帝玉牒會要

丙申下罪己詔

以雷故也詔曰朕欽若天命矜愛元元夙夜靡寧惟

恐有闕乃後九月氣已屬冬雷未收聲將以警朕惕

若祇懼祇省厥愆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

庸副朕躬仰承天戒焉　史彌遠請罷政不許

冬十月丁酉朔申嚴互送禁

戊申真徳秀使金不至而復

庚戌李埴使亦不至以金國亂故也

十一月癸未虚恨蠻冦中鎮寨

虚恨蠻犯嘉定府峨眉縣中鎮寨寨在羊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江之北先是蠻人數為邊害乍降乍叛嘉泰二年夏其都王崖烈者始款中鎮請五年犒物自慶元四年以來者刻石作誓而歸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蠻人數來欲得本年犒物官執例不予

蠻人怒掠邊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級其
年十一月也制置使謝源明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築
師院平等三硬寨以防其衝突明年三月蠻徑犯師
院平十月又犯龍蓬堡寨將馬櫘知不可遏乃遣人
與之打話陳謙提點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聽
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寨未
給犒間馬櫘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
去櫘伺其出塞俾土丁邀之於道殺蠻人壯二等三

十二人（嘉泰四年正月丁亥）賴以功補進義校尉（開禧二年）蠻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餘年去年夏李亶來司臬事屢招徠之蠻人終不至至是憲使楊伯昌郡守任處厚方會飲坐中有土丁二人馳報蠻人六七欵塞願受犒且納蠻刀為信寨已給降旗矣或曰此詐也翌日再得報蠻近寨者已六十餘人午後乃得報蠻二百餘人夜扣硬寨門求戰已出土丁二千渡江禦之矣賴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驍勇可用不必濟

師時知縣事宋大椿尉史子申適皆沿檄以出在邑者惟主簿一人以累舉得官通攝其事外傳蠻人近塞者實六七百餘人頹所言非實也丁亥得報蠻人犯硬寨殺土丁一人掠二十五人而去乙未日得報蠻人復歸巢穴時土丁被掠者近二百人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自邛部川招安之伯昌嘗守黎州以信厚為諸蠻所服邛部川因往來為之傳導

十二月壬寅蠲瓊州丁鹽錢

是歲兩浙大水
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四

寧宗

嘉定七年甲戌春正月丁卯朔何九齡襲秦州大敗

先是元年冬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塔坦因不為特穆津所禮憤之及允濟立特穆津始叛四年秋朝廷遣余嶸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京已為塔坦所逼不暇延使者嶸至涿州而還去秋允濟

爲其臣赫舍哩執中所弑璟之庶兄豐王珣代立董
居誼爲賀生辰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德
秀正旦使李壆繼抵盱眙皆不克進諜者言方有内
難議論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安丙及王大
才令益謹守備毋啓邊釁有廸功即提舉皂郊博易
舖務兼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廣安鬻爵人也遽結
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金人先知以檄至秦
州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沔州中軍統制强德等

以所部夜襲秦州是月朔旦敗焉

甲戌搭坦遣人至邊

是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吳團鋪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巡檢梁實問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是搭坦王子青吉斯遣來納地請兵翌日守臣劾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之又翌日遇諸廟堈即以筏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案安兒乃李全之婦兄)見金人政亂

起兵叛之踐蹂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塔坦
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
塔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騎護三人者以來又以三百
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爲濠州所却路
絶不得歸匿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
泗州或謂三人者其一則塔坦通事其一則所掠金
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戒邊吏後有似此者
即驅去之違者從軍法且上其事于朝時特穆津實

已强大然但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
薩木哈領之所謂太師國王者也其大將曰哈布爾
云
丁丑雷
章良能薨
壬午王大才斬何九齡
大才爲沔州都統制以九齡啓邉釁斬之梟首境上
大才初爲利州統領劉德秀薦之陞差額外統制其

兄大節爲副帥以嫌移金州未上大節免金州都統制彭輅即檄大才還任吳曦以其既去却之大才懇吳之賓客爲言曦曰是人固才然陞差自制司是侵軍政也卒不許嘉泰四年春宇文紹節言其堪充將帥遂擢知安豐軍以至大將安丙之爲大使也大才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講階墀之禮大使不從大才以爲憾會九齡以襲秦州喪師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都統使仍關

牒川陜四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圖爲宣撫使設意傾陷今邉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悮事二月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

乙未黎州蠻卜籠十二骨降

卜籠者青羌部族也性残忍多器械專仰刦掠爲生所謂十二骨者乃十二種也

三月丁夘安丙同知樞密院事

令日下起發赴院治事四川制置大使司結局

董居誼爲四川制置使

以成都路安撫使除令疾速前去之任以知潼川府

劉甲除利路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

發皆未受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顧往皂

郊逮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興元問狀已已過沔

州市大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顧歸報後二日辛未乃以

悖語至大使司云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沔州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沔州王大才令具相公不
顧法令非理劄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入謀大才
與金人同謀不軌一入謀大才與金人私通書信一
入謀大才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謀大
才將兵刼掠到銀七十三鋌金一百五兩已納在大
才宅庫一與元都統李太尉家與大才下書虞侯孫
儀言說稱相公已刷差下二三百人要得親來沔州
將大才殺害一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强横小人以追

人爲名前來門首厲聲吽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褻瀆靡所不言此何理耶未有敗壞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爲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繫國家利害至重而又不遵宸翰約束其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輙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爲所有何九齡已從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嘗朝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入謀以不赦之罪公然

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
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畧無忌憚未審
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沔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
才道左祗候公驂謹具申制置相公敢望鈞慈憫念
朝廷勿以天日萬里以爲可欺況惡業貫盈恐造物
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識眼曲賜看詳
癸酉大使得之即疏辯申朝廷且檄四路帥臣監司
委官究實丙子董居誼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辛

卯借用潼川府觀察使印交割制置司職事徑之興
元四月癸丑安同知發興元申乞以劾賣鹽井錢三
十萬緡充公路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至近畿
乃有潭州之命大才貪庸凶悖制置使既不得其柄
反倚重馬失朝廷臨遣之意矣
庚辰金人來督二年歲幣
戊子來止賀正旦使
壬辰詔利路安撫節制本路軍馬

如兩淮安撫之制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納鹽

恤沿海諸州貧民也

癸丑馬熂襲殺虛恨蠻庫崖等

甲戌春正月印部川蠻人逮曰至羅忽寨言虛恨蠻人有歸順之意提刑司遣從政郎權本司簽廳封壽源巴西縣主簿李時開往中鎮寨隨宜應接於是虛恨都王遣其徒庫崖來打話庫崖以馬熂嘗殺北二

也疑之欲得其子弟爲質熕難之已而大渡河監渡
官劉如眞遣其子與親屬共三人入蠻爲質庫崖乃
來四月辛亥渡河至北岸庫崖欲得十二年歲犒凡
爲絹二千四百匹鹽茶四千七百斤銀百兩鐵釜二
百牲酒之屬不與馬又欲得都王每三年轉官告命
金帶紫袍銅印之屬及北二等三十一人骨價先是
熕之上世有田在寨之南北岸歲収租四千餘石後
有旨以其田贍邉世選馬氏一人爲寨將佃戸爲土

丁防守邊面所謂歲犒者例以邊租七百石市之自
北二死蠻人不出租稅悉爲檟所私至是度無以償
乃好詞紿蠻人歸諭都王因其出塞遣土丁二百襲
之癸丑旦至牛渡遇邊諸蠻即縱兵掩殺庫崖與其徒
三十六人皆死土兵被殺者七人傷者又數十人蠻
人大怒取質子三人劄裂之議者因欲以殺蠻爲功
伯昌不可五月丙子以檟屬吏檟令其家丁百數詣
提刑司訟寃僚吏多請釋之伯昌不從卒正其罪獄

成槱坐私用邊租及他罪計贓當死伯昌上于朝有旨制置司酌情行遣制置司尋奏奪槱官覊管大寧監其年十月也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廪之俾守諸寨歲費錢二萬四千緡蠻人聞槱以罪去怨怒稍解既又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復輕抄掠矣

辛酉核軍實

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具士馬實數以聞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進士奏名袁甫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辰命修祿令

有司考課祿之制裒類成書以爲法式

六月旱

辛丑命諸路州軍禱雨甲辰詔諸路監司守令速决

滯訟丙午蠲兩浙路諸州贓賞錢壬子釋大理三衙

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丁巳置嘉定府邉丁

二千人以備鑾命制置安撫諸司給其費

秋七月甲子朔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金人告遷于南京

自貞祐元年冬本朝嘉定六年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塔坦

凡破金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

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
廬焚燬城郭邱墟矣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
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塔坦復還燕京糧乏軍民
餓死者十四五金主珣遣人議和特穆津欲得其公
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
百綵繡衣三千裁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甚衆又
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爲質珣皆從之特穆津遣人來
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姐最秀

惠遂以子之又令珣鄉其國遥拜珣不敢拒又以薩
木哈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珣亦從之
塔坦遂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陋隘守
兵數萬欲俟金兵歸而擊之而完顔福興在軍中傳
金主命已與塔坦議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
塔坦過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
之遂引歸是年三月也河南路統軍布薩奇勤者奏
乞徙都開封珣從之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

使其姪霍王從彝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
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珣曰燕京乏糧不能
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
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珣不從從彝憂憤
成疾而死五月甲戌也壬午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
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幾月復自大名路
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肆赦境内塔坦聞之怒曰
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爲欵我之

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燕京之糺軍叛與塔坦共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開封索犒軍金銀等珣皆予之

庚寅真德秀請絕金人歲幣

略云竊聞女真以塔坦侵陵徙都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塔坦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

爲戰場矣使塔坦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
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
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
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
敵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詢
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
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
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

用之於女真强敵更生則施之於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敵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借爲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

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者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既難其人間者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日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攻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奸萌立談以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

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呂之勢成金湯之守固折
衝厭難孰大於斯臣固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
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内則
修令寛刑賑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修
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殃凡可以報吴者無
不爲而非可以報吴者不暇爲也國家南渡駐蹕海
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宫室本不應過飾禮樂
文物本不應告備也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讎而秦

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敝而不修士大夫恭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兵馬踐於中原烽烟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士整理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日旰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句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

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欵時
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内外
尤爲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
矣紹興初年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
陳禦兵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
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
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
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須明詔以敵徙而南寖迫吾

國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句踐之所以霸諸侯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句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集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却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常察近日人心之舒慼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以示

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搢紳之論疇不嗟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令州郡監司莫非才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寛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

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斬而予則
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
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
正今邊侯孔棘正宰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
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
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
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次注擬以收豪傑之心
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

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貲用既空束手無策强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奸懦者丐乞道塗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壯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潛弭奸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賑卹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雜課仍

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障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此請

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
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敺
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爲之
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爲吾之鸇獺也
其忍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邪羊祜祖逖之事淺矣
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况
堂堂巨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
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士

將爲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内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塡老弱溷殽教閲廢弛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

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揞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䘏忌刻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挑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與水火而用心莫能叶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當葺理荊襄以爲

家計夫荊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
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
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野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
每易視敵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
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
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
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泰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
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捍防闢空曠者未嘗不

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爲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邉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

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捍則敵始不得以犯合淝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壽斷後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限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説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淝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

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百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

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収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吴蜀任二臣故事則淮襄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

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静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勍敵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爲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爲戒臣下希旨雖

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

是月夏人來議夾攻不報　夏國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戩巴本布賫蠟書二九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從犄角恢復故疆蕃兵總管傅翊得而上之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敵訊中絶

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州所增方田稅

癸卯復建宗學
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九年十二月詔並
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
俸給人從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生員以百人
爲額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彬彬可觀矣　旋
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金人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禁州縣沮壞義役

戊申以安丙知潭州

先是六月癸丑安同知自廣安順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癸丑安同知行至廣德軍得邸報丁巳還次黃池鎮被新除之命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賫結局進册赴行在蓋自開禧三年二月乙亥晦曦誅安公權宣撫使至今年四月癸丑制置大使司結罷凡二千六百有一旬有八日云於是

制置使還成都而與元帥臣兼節制御前軍馬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太白晝見

癸亥雷

乙亥高宗經武要略成

史彌遠等上進

久雨

丙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庚寅釋兩浙路

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十月朔出內帑錢賑臨安府
貧民
冬十月戊戌廢邛州嘉定監
十二月復罷同安監鑄錢
丁巳復四川辭見制
命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
十一月辛酉朔聶子述使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爚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

不可不報

丙戌賑浙東災傷

命監司覈災傷州縣蠲放之數發常平米賑之

是月真德秀言五事

德秀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朝辭奏

事其一有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

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

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

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
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盖是時狄
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惟智者爲
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讎
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艻未能報而姑事之者
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没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
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北討然一
介行李未嘗往聘北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

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

方且從巫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
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敗
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孰可以報而反助之者
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
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人今天
亡敵人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
時塔坦羣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
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常熟思待敵之策其别有三

練兵選將直擣巢穴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敵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左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恤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

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千
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貲
而勵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彼而
猶事之哉若乃輕信奸臣迎合之言援餘孽於將亡
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邊徼羌
蠻亦將有輕中國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
應之夫重於絶敵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
於金人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

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墖坦者類曰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亦曰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況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乃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

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敵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邉臣喜為迎合或曰塔坦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還燕有日矣誠使敵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巨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壤為垣

而望其能鄣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
之經毋以金存爲喜毋以金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
四曰尊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
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
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嘗曰某星躔某舍則其
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
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
者猥曰天福太乙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

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天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懲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

壅鬱不可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悦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僻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

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無敢言
其效蓋可覩矣使侂胄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
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用兵之禍已無戮辱之殃豈
不美哉間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
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
獨曰此數十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
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
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

庶人之賤一家之陪隸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葢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次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邪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

者為沮事為邀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

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

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罪詩

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

是歲黎州蠻蕃卜始降

青羌卜籠既降守臣袁柟知蕃卜勢孤乃令安靜寨

總轄杜軫諭之出漢蕃卜疑漢人殺之有邛部川都

王之弟部勒者與之謀遣漢人入蕃為質蕃卜乃來

從者凡三百餘人𢘿與通判州事周壎聚廳受其降
蕃卜膝行而前抱𢘿之足𢘿以錢帛厚犒之蕃卜留
州城十日將渡河乃送還漢人十一而去𢘿言于朝
得[illegible][illegible]制置司利東安撫司各常切措置鎮撫務令
邊[illegible][illegible]靜毋或引惹生事自蕃卜犯邊至此更七年
而後定云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